

欧盟的“韧性”与东盟的“抗御力”

——一项区域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

李 峰

内容提要:当下学界流行的“韧性”(Resilience)术语是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与印尼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东盟在2015年写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抗御力”(Resilience)属于“同词异译”。“韧性”与“抗御力”之间既有异同,也有联系。其中,对国家实力、区域安全、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这三种基本要素的共同强调是“韧性”成为东盟与欧盟共有概念的关键。这三大要素的凸显又源于东盟和欧盟前后经历的相似的域内外安全形势以及二者在规范与机制层面存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但是,韧性与抗御力之间在规范扩散路径上亦存在显著差异,规范语境、规范设置行为体及规范-机制关系等方面的不同是这种差异的主要成因。

关键词:韧性 抗御力 欧盟 东盟 区域比较

近年来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话语中“韧性”(Resilience)一词受到广泛重视,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概念。在2016年12月欧盟发布的“共同愿景 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中:

感谢导师洪彬生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悉心指导与宝贵意见,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中肯建议,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本文研究获得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与大国关系互动研究”(16YJC03001)和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的资助,特此感谢。

以下简称“全球战略”)中“韧性”一词出现了逾次。这一核心概念与“有原则的务实主义”()具体实施原则一同构建了欧盟“全球战略”。该战略更新了年的“更好世界中的安全欧洲——欧洲安全战略”()：

以下简称“安全战略”)规划了欧盟新的区域与全球角色。迄今，国内外已对欧盟“韧性”的渊源、内涵与意义等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无独有偶，韧性亦是东南亚国家外交与区域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在世纪年代末已提出并使用了“抗御力”(与“韧性”英文同)。年，抗御力进一步被写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的基础性规范之一。但是，“同词异译”的韧性与抗御力之间的联系及异同尚未受到学界关注。本文旨在揭示“缘何成为欧盟、东盟这两大典型的区域主义的共有核心概念，以及欧盟“韧性”与东盟“抗御力”差异性的成因及其当下影响。

“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多有提及，对其概念内涵也有颇多解读。有学者认为，欧盟试图修正其以往过于僵化的价值观外交，通过提出此概念以重新平衡利益和价值观在欧盟对外战略中的比重。也有学者认为，此概念强调“个体以合适方式来管理自身的责任”，是欧洲对外战略收缩的一个信号。通过这一概念，欧盟清晰地传达出“责任分摊”的信号，预示着一些责任将会由欧盟转移至地方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此概念提出了对区域治理中各成员国协调合作的关切，有促进共同体内部凝聚力的含义。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该概念是欧盟在一体化扩张过快引发治理赤字的背景下，对欧盟部分成员国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建设的强调。由于这一概念的内涵较为丰富，相关政策实践亦在发展当中，其对应的中文译法也较多。欧盟官方将其翻译为“韧性”。在国内，因研究视角的不同，欧盟的“韧性”概念还被译为“适应力”“适应性”“凝聚力”“复原力”和“弹性”等。目前，国内有关此概念探讨的代表性文章，可参见严骁骁：“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欧洲研究》年第期第页。

国内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孙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解读”，《国际研究参考》年第期第页；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第页；叶江：“试析欧盟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基于对欧盟与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学术界》年第期第页；严骁骁：“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欧洲研究》年第期第页。

“SWP Comment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European Security”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ecurity Risk and Intelligence

亦是国内外东南亚研究的对象之一。只是国内普遍将其译为“抗御力”。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当代亚太》年第期第页；马嫫：“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特点”，《东南亚研究》年第期第页；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

在政治领域 欧债危机后蔓延的财政 债务以及民主危机诱发的潜在国家失败成为导致欧盟陷入“脆弱” () 状态的关键威胁 在安全领域 年 月 欧盟发布的“内部安全战略” () 指出 有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 网络犯罪及欧洲外部边界周围的安全问题等是 年欧洲面临的主要的内部安全威胁 此外 “全球战略” 酝酿过程中英国的“脱欧公投” 也加速了“韧性” 的形成 年 月 日 英国公投结果选择脱离欧盟 月 日 “全球战略” 的正式公布既是欧盟对坚持一体化的迅速表态 也是应对英国脱欧公投的一种危机管理

此外 “韧性” 还是欧盟对周边安全威胁的一种因应 在“全球战略” 正式出台前 “韧性” 业已反映并实践于“欧洲睦邻政策” 中 该政策实施于 年 以东欧 南高加索 中东和北非等地的东部及南部邻国为主要对象 年末修正的“欧洲睦邻政策” 将“韧性建设” () 确立为一种外交政策目标 “韧性” 是这些国家在对外部安全压力下强化自我主权选择 () 能力的主要措施 在 年的“全球战略” 中 东部与南部邻国进一步成为“韧性建设” 的战略优先方向 原因是自 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 年的“乌克兰危机” 等一系列周边安全危机一方面使得相关邻国面临严重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危机 另一方面还凸显了欧盟对外行动中的安全能力短板 正如斯蒂芬 柯克莱勒 () 等指出的 尽管欧盟已经建立了近 个军事和民事危机管理行动组和特派团 但在利比亚采取行动的却是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北约 年又是法国独自向马里派遣战斗部队的“共同” 与“安全” 作用备受质疑

从对外角色来看 欧盟长期以“民事/规范性力量” 方式参与或干预欧盟周边及全球其他国家或区域的安全事务 但从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到利比亚危机与乌克兰危机来看 近年来欧盟对主要外部安全威胁的应对基本以失败告终 这不仅刺激

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 第 页

[比利时] 斯蒂芬 柯克莱勒 [比利时] 汤姆 德尔鲁：《欧盟外交政策(第二版)》 刘宏松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详见洪邮生：“‘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 《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 第 页
马凯硕 孙合记：《东盟奇迹》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的仇视 也使得针对自由主义的悲观情绪在西方世界蔓延 正是基于这种对外角色困境的反思促使“全球战略”以空前的力度强调以“韧性”为核心的欧盟的硬实力发展 尤其是军事防务力量的建设

第三 上述政治与安全特性还反映在“全球战略”所规划的“韧性”实施路径上 即“韧性”与有原则的务实主义一同建构的五大优先领域 具体而言“全球战略”将联盟的安全 欧盟东部与南部国家与社会的“韧性” 对冲突与危机的综合管理 合作区域秩序以及 世纪的全球治理作为欧盟对外行动的优先领域 这五大优先领域均建立在“韧性社会”与“韧性国家”的基础之上 即社会的“韧性”与国家的“韧性”是联系由内向外的五大优先领域的纽带

在确保内部安全与应对外部威胁中 欧盟的东部与南部邻国是“韧性”建设的战略优先方向 这既与 的实践重点一致 也与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欧盟对外军事及民事行动的实践重点一致 “全球战略”指出 脆弱性是东部及南部邻国战略地位凸显的主要原因 以东部邻国为例 在国内层面 劣政() 与腐败正在这些国家蔓延 由此滋生的分离倾向与政治不稳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风险 随之而来的财政预算浪费和滥用使得关键性的国家机制面临资金不足与功能失调的困境 这种内部困境又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 这些内部问题如果没有外部干预便不至于导致内战或失败国家 但“全球战略”认为这种外部干预是存在的 即东部邻国还面临俄罗斯通过外交与经济 军事与安全等途径施加的压力与威胁 欧盟周边是欧俄战略竞争的关键区域 年的乌克兰危机实质上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地缘政治博弈 正因如此“全球战略”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的“一个关键性战略挑战者”

就东盟“抗御力”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而言 由于“韧性”是欧盟对近期重大内外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国际关系学界对“韧性”的溯源也主要限于近年的西方话语体系 如对 年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 年修正的

严骁骁:“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欧洲研究》 年第 期 第 页

[比利时]斯蒂芬·柯克莱勒 [比利时]汤姆·德尔鲁:《欧盟外交政策(第二版)》第 页
After the EU Global Strategy: Building Resilience

“欧洲睦邻政策”等同样使用“韧性”概念的文本与政策的分析。实际上，“韧性”可以在时间与地理上进一步拓宽至产生于冷战时期并延续至今的东南亚“抗御力”。后者有助于深化对欧盟“韧性”的认知。

第一，就东盟抗御力的产生与内涵而言，抗御力最早是以“国家抗御力”（印尼语为“*Ketahanan Nasional*”）的形式出现在印尼。这是苏哈托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起初意指某种国家意志与决心。随着“新秩序政策”的成型，国家抗御力也上升为政治信念。苏哈托本人将国家抗御力阐释为一个内视的（*inward-looking*）概念，是指在必要的社会变革中确保印尼的自我认同并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国家抗御力涵盖国家发展的所有必要层面，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其中，发展国家经济、保持军事上的自力更生、避免卷入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提升国家抗御力的主要方式。

此外，抗御力还预设了从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发展的逻辑。正如迈克尔·利弗（*Michael Liff*）指出的，苏哈托预设了国家抗御力将在东南亚国家间得到更广的认同与应用，并在区域合作中形成区域或东盟抗御力的路径。现实发展也正如苏哈托所规划的。1986年，时任印尼外长亚当·马立克（*Adam Malik*）在东盟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区域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他指出：“区域抗御力可以增强每个成员国及其人民在国家尽力的所有领域中的能力，以抗御和挫败各种不利于其协调发展的外来干涉和负面影响”。而实现区域抗御力的主要方式是区域国家间的协调与安全合作。1988年11月，首届东盟首脑会议达成《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巴厘协议》等协定，国家抗御力被写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10条，区域抗御力被列入《巴厘协议》序言。此后，在国家抗御力与区域抗御力基础上，以区域自主为核心的东盟规范逐步建立。

第二，抗御力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印尼面临的内外处境以及当时政治、安全态势下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 East Asia*” *Asian Survey*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 East Asia*” *Asian Survey*

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第 页

:// / / :// .

/? 年 月 日访问

印尼对东南亚区域大国地位的谋求 具体而言 国家抗御力首先是“九 二零”事件后苏哈托谋求政权生存与合法性的主要工具之一 正如缪赛亚 阿拉加帕(

)所言 国家抗御力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源于印尼面临的以下内部威胁:()印尼反殖民斗争的长期性带来的独立后国家建设困难的长期性 ()族群 文化 地理等因素塑造的印尼国家脆弱性 ()印尼军力羸弱 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确保国家安全 ()军事与威权体制下面临的国内反对声音 ()国内政治与族群冲突可能引发的外部干涉

此外 国家抗御力向区域抗御力发展是在冷战影响东南亚 印尼与周边国家关系变化的背景下 印尼通过推动区域自主的东南亚安全秩序来获取区域大国地位 区域抗御力的建设有赖于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 但苏加诺时期(年)的“印马对抗”恶化了印尼与马来亚 新加坡之间的关系 而马来亚和新加坡又偏好以域外大国的保证与庇护来实现区域安全 同时将印尼视为区域“霸权” 因此 地区关系缓和是苏哈托政府时期建设区域抗御力的前提 在印尼主动释放善意后 马 新两国对区域安全的认知开始转变 李光耀逐渐认识到域外大国保证下的东南亚中立区缺乏自主

世纪 年代初 他曾倡议将区域抗御力融入东南亚和平 自由与中立区(

)建设 并作为其基本理念 此后

成为以抗御力塑造伙伴关系 谋求区域自主的平台 在冷战蔓延至东南亚后 菲律宾 泰国等国纷纷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并在本国领土部署了美国的军事基地或设施 因此 在融入抗御力理念后 便将移除此类基地与设施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第三 上述政治与安全特性同样反映在东南亚安全秩序的建构路径上 由于国家抗御力强调综合的国家实力建设 区域抗御力以区域自主及实现印尼区域大国地位为目标 因此 冷战时期印尼为避免形成军事条约组织而明确拒绝东盟防务合作 也正因此 冷战时期东盟成员间形成了“重安全规范 弱军事机制 重协商一致 弱结盟

“ Asian Security Issues: Regional and Global ” : “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

“ Singapore' 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 : “ The Pacific Review ”

“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 East Asia ”

依附”的安全合作特征 并延续至今 具体而言 为了缓解域内其他国家对本国潜在霸权的担忧 也为了弱化安全机制建设在美苏之外形成“第三股力量”的信号意义 更为了从根本上规范域外大国的安全角色 印尼将安全规范而非军事机制作为抗御力实践的重点 冷战期间这种安全规范建设主要体现在综合安全上 冷战后则体现在合作安全上 上述两种安全规范的共同内核都是抗御力 其中综合安全直接反映了国家抗御力在经济 政治等综合领域通过发展实现安全的逻辑 并强调在大国竞争中秉持“不结盟”原则 冷战后 东南亚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多元的域外大国参与模式 以规范建设为重点 协商一致为主要方式 以东盟为核心的合作安全规范成为东盟与域外大国互动的基础 区域抗御力是确保东盟协商一致对外的核心规范 并在 年继续写入《巴厘第二协定》成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规范 这一规范与大国平衡这一具体操作原则一同维护了东南亚的区域自主

二 欧盟“韧性”与东盟“抗御力”的异同比较

虽然“韧性”与抗御力产生于不同时代 分属不同区域 但两者并非迥然相异 而是在内涵 特征及路径等方面体现出一致性 本文认为 这种一致性具体表现在对国家实力 区域安全及综合与合作的区域安全治理的共同强调 而这种一致性既由各自形成背景 所处语境的相似所致 更因“韧性”与抗御力在安全规范层面的直接联系而成 因此 一致性及背后的直接联系是“ ”成为两大区域主义共有核心理念的关键

第一 “韧性”与抗御力均以政治 安全为重点领域 强调建设综合的国家实力以应对相关领域的危机 就安全领域而言 “韧性”与抗御力共同应对的首先是防范内源性的国家及区域危机 即欧盟“内部安全战略”与印尼“新秩序政策”及东盟相关文件所强调的需要防范的政治(政体)安全威胁 社会安全威胁和经济安全威胁等 其次是防范外源性的国家及区域危机 如外部恐怖主义 极端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欧洲的“渗透” 冷战时期苏联的传统军事安全威胁等 也正因此 “韧性”与抗御力均强

“ ASEAN Building ASEAN Community: Political Security and Socio-cultural Reflections

郑先武:“‘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国际论坛》 年第 期 第 页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调建设综合的国家实力 因而体现出领域综合 层次多维的特征 即同时涉及安全 经济 政治 社会等多个不同领域 涵盖国内 区域等多个不同层次的能力建设

第二 “韧性”与抗御力均以区域安全为实践重点 其中 抗御力所强调的综合与合作的安全建设方式在后冷战时期由印尼进一步推动并发展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理念 而 虽名为“全球战略”但“韧性链”又超越了欧盟的区域界限 前述“共同”与“安全”危机及“有原则的务实主义”也表明 五大领域间的优先程度依次递减 因此以“韧性”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不啻为对追求国家利益至上的欧洲传统现实主义取向的某种转向 作为全球战略的 实际上明显转向“欧洲优先”对区域的内向性取向显著 究其原因 韧性与抗御力间的两大一致性既源于上述相似的内外安全环境 还源于欧盟与东盟在安全规范层面的直接联系 这种联系曾表现为欧盟的共同安全规范影响并塑造东盟的合作安全规范 当前 韧性再次凸显了欧盟的共同安全理念及其合作安全方式 同时还体现出与东盟韧性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区域自主逻辑

第三 在区域安全上 抗御力强调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 这主要体现在东盟合作安全规范上 该规范的形成受到欧盟共同安全理念的直接影响 后者形成于 年 其核心在于拒绝安全的敌视或均势的方法 拒绝单边主义 偏好多边主义的“包容”等 其实践载体主要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此外 年戈尔巴乔夫曾倡议按照“欧安会”模式召开太平洋会议 但这一倡议暗含了使东南亚卷入域外大国安全之争的可能 与东盟抗御力形成了规范冲突 冷战结束后 这种规范冲突得以逐渐弱化 年 欧盟委员会在“走向亚洲新战略”() 中提出了建立稳定与平等的欧亚关系 在获得东盟的积极回应后 年的欧盟马德里峰会通过了有关亚欧会议()的文件 翌年 月 首届亚欧会议的召开开启了欧盟 东盟制度化联系 此后 双方围绕军控 裁军等全球军事安全议题 柬埔寨危机 科索沃危机等区域传统安全议题 跨国犯罪 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展开了政治 安全互动 东盟也逐渐接受共同安全的“安全领域综合 安全相互依赖 共同国

洪邮生 李峰：“变局中的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的重塑——新形势下中欧合作的机遇和挑战”《欧洲研究》 年第 期 第 页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于 年 月 日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文中分别简称“欧安会”“欧安组织”

The OSC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Europe: Lessons for Asia :

“ ” : “ ” *World Today* . . .

转引自郑先武：“‘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第 页

汤绍成：《欧盟与东亚的关系：一个多重视角的分析》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际责任 非挑衅性防御原则”等内核 并因地制宜融入了抗御力规范 强调基于开放包容的对话与协商的安全 从而建构了东盟合作安全规范

同样 在区域安全上 韧性亦凸显了欧盟对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的重视 具体而言 东盟的抗御力在域内安全逻辑中更为强调综合安全能力建设 而在与域外大国互动上更为强调区域自主 即区域事务由区域国家解决 一方面与域外大国保持一定的安全合作 另一方面保持域外大国间实力的动态均衡() 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当前 欧盟的韧性合作安全取向亦体现在对周边安全的强调上 在合作安全的逻辑下 实际的及潜在的敌人亦是实践共同安全的主要合作对象 也正因此 乌克兰危机后在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 欧盟亦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能源安全合作 并在明确欧洲对俄安全自主——确保国家主权 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同时 强调将合作安全作为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理念 以与战略对手间的安全合作而非安全防范为主要手段 将“欧安组织”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柱

第四 在与主要域外大国的互动上 以“韧性”为核心的欧盟“全球战略”还体现出与东盟相近的区域自主逻辑 其中 东盟的区域自主以通过区域合作维护域内国家及整个东南亚的政治 安全自主为核心 为此 东盟强调区域政治 安全合作同区域经济合作相分离 而域外大国与作为集体的东南亚的互动 即域外大国与东盟的互动主要限于经济领域 其他有限的域内外政治 安全互动须基于以抗御力为内核的合作安全规范 此外 东盟还通过运筹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实力的动态均衡以削弱后者对东南亚的政治 安全威胁 当前“韧性”体现出与东盟相近的区域自主逻辑 这不仅包括上述欧盟“全球战略”明示的对俄安全自主 还包括未予明示的欧洲对美国的战略自主 由于“全球战略”发布于特朗普上台之前 因此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被阐述为“韧性链”的主轴 但特朗普上台后“美主欧从”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一方面 美国长期利用同盟关系支配欧洲安全 其主导的“北约东扩”和“全球战略”中倡导的基于合作安全与“欧安组织”的周边安全路径存在矛盾 另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的“北

郑先武：“中国 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 第 页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 :

[美] 沃伊切克 马斯特尼 朱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 合作与冲突的透视》 聂文娟 樊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加] 阿米塔 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袁正清 肖莹莹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约过时论”支持“英国脱欧”并防范德国对欧潜在领导 在军费分担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以及“美国优先”战略下拒绝欧洲国家继续“搭便车”的“利益再平衡”等言行直接冲击了美欧同盟关系 这为欧盟强化自身实力 尤其是硬实力提供了契机 也正因此 欧盟对美战略自主的目标与“全球战略”强调的欧盟军事防务力量建设相辅相成 实际上 欧盟早在 年的《欧洲的未来》白皮书中就坦言：“在强权甚于规则的当下 将欧洲塑造为一种‘软权力’的做法将不再有效”

但是 上述韧性与抗御力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其中的差异性 笔者认为 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韧性与抗御力的规范扩散路径上 即借由“全球战略”所体现的韧性的规划路径与东南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抗御力建设路径并不一致 其中 前者强调由国内扩散到区域再扩散至全球 具有外向性 而后者强调由国内扩散至区域 以区域为界限 具有内向性 前者以经济合作“外溢”政治 安全领域 而后者以政治 安全规范与秩序建构推动经济合作

第一 抗御力在长期的区域实践中成为一种规范 其中体现出由东南亚国家到东南亚区域的规范扩散路径 这一路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内向性 具体而言 抗御力的实践路径主要表现为由“新秩序政策”内的国家理念向综合安全 合作安全为代表的区域安全规范转变 以国家理念与区域规范融合基础上的区域机制建构来推动区域安全治理 基于抗御力的产生与发展 东盟安全治理已经实现了由抗御力治理到综合安全治理再到安全共同体治理的发展

基于抗御力的规范扩散与安全治理具有国家倡议与驱动的特征 在冷战时期 抗御力由国家观念发展为区域规范并嵌入东盟这一区域机制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印尼的区域实践 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时期 东盟抗御力的实践仍以国家为主轴 以东南亚为界限 国家与区域抗御力是东盟安全共同体首要的 最基本的一项原则 在 年发布的《东盟安全共同体计划》() 《万象行动计划》() 以及 年发布的《东盟政治 安全共同体蓝图》() 等系列文件中 抗御力与综合安全已被确认为东盟的基本价值规范 合作安全也成为东盟维持与

参见韦红 颜欣：“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变迁——从抗御力到安全共同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年第 期第 页

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第 页

域外对话伙伴国良性互动的基本规范 而对外以大国平衡维持域外大国实力的动态均衡可与对内以抗御力或综合安全实现域内安全形成良性互动

欧盟的“全球战略”尚处于战略架构的规划阶段 但上文分析表明 欧盟的韧性是一个宽泛的 开放的区域理念 它虽然强调对欧洲区域一体化 对 的反思与应对 但“韧性链”在层次上亦涉及区域周边 跨区域及全球层次 正因此 韧性在概念与实践上并不以欧盟为边界 而是推动与欧盟安全利益攸关的国家与区域的韧性 如乌克兰 中亚 北非的韧性已是“全球战略”的题中之义 此外 鉴于跨国公司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欧洲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的广泛存在与显著作用 韧性的实践主体也将不限于主权国家 但在“韧性链”的五个环节中 欧盟的实践偏好或实践顺序仍不明确 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一是遵循由内而外 循序渐进的原则 即以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与国家韧性为基础与起点 依次建设至全球其他国家与区域的韧性 二是遵循多层次 多轨并行的原则 即在以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与国家韧性为基础与起点的同时展开“韧性链”其他环节的韧性建设 但无论哪种路径方式 相对于东盟抗御力而言 欧盟的韧性规划路径具有显著的外向性 正如阿米塔 阿查亚()所言 东盟的规范性角色反映的是它对维护地区稳定 反对大国主宰和干涉的关心 而欧盟追求的规范性角色旨在吸引较小的国家 并不可避免地带有“必要的”对外干涉措施

第二 根据“全球战略”的规划及韧性对欧盟规范的路径依赖 韧性在政治 安全领域目标的实现以经济领域为基础 欧盟“全球战略”文件指出 和平 繁荣与民主等欧盟基本价值正备受考验 其中确保繁荣是欧盟通过推动规则基础上的治理 是实现欧盟安全 周边安全与全球目标的基础 此外 诞生之初的欧共体也内含了经济对政治“外溢”的逻辑 此后欧共体尽管受到苏联的安全威胁 但在共同体方式的实施过程中 区域内部的市场 社会需求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推动欧共体(欧盟)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因而欧盟更多体现出积极调试的姿态和强市场 弱国家的结构性特征 以及强调价值规范扩散优先的特点 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 “全球战略”及韧性也延续了这种以经济为主要领域 兼顾政治 安全的规范建构与扩散特征

[加] 阿米塔 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 页

而抗御力在由国家理念发展至区域理念、区域规范的进程中，形成了以政治、安全领域为目标指向，以政治、安全规范与秩序建构推动经济合作的规范扩散路径。例如，实现国家独立、强化国家认同及谋求区域自主是东盟创始国的共同目标，也是主要推动国之一的印尼的主要国家利益。就区域建构而言，自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67 年东盟正式成立，东南亚的区域主义孕育于“旧区域主义”时期。在这波区域合作浪潮中，亚非拉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应对两极对峙带来的安全威胁和欧共体成立带来的外部经济压力。因此，抗御力反映了东盟应对外部政治、安全威胁的被动性。相对欧盟而言，东盟形成了强国家、弱市场的结构。就国家层面而言，在苏加诺政府时期，抗御力之于印尼的最大意义在于强化国家认同感。而在苏哈托政府时期，抗御力的实践由国家向区域拓展是印尼为通过规范设置谋求区域领导权、挑战域外大国在东南亚支配地位的有效途径。

三 “韧性”与“抗御力”差异性的成因与当下影响

在时间上，虽然“韧性”形成于后冷战时代而抗御力产生于冷战时期，但两者在当前具有同时代性。上文比较分析表明，当前欧盟对区域与安全的重新审视使得“韧性”成为两大区域主义的核心概念。与此同时，欧盟语境下的韧性与东盟语境下的抗御力在规范扩散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简而言之，韧性与抗御力在规范语境、规范设置行为体及规范、机制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各自规范的形成。这种差异也使韧性与抗御力对欧盟与东盟及其各自规范产生了路径依赖。

第一，韧性与抗御力立足的基本语境分别是欧洲的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分区域主义。欧盟与东盟分别是上述两种区域主义的主要形式及载体。其存在的本质差异决定了韧性与抗御力在规范扩散路径上的不同。其中，东盟是一种国家驱动的区域主义发展模式。该模式基于东盟规范展开域内合作，并强调区域安全事务与区域经济事务的分离。由于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对美国、苏联、中国等域外大国的态度不尽一致，谋求区域领导地位的印尼成为弥合分歧、推动区域安全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由此，东南亚在实践中形成了以限制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不干预主义、区域问题区域解

决 协商与共识等东盟规范为基础 长期偏重国家安全 以大国间的动态均衡平衡来削弱域外大国安全威胁的区域安全模式

当前 作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规范 抗御力主要影响了东盟以“一种声音”处理与域外大国间的安全关系 运筹这一关系的主要机制平台是东盟地区论坛() 该论坛成立于 年 目前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多边安全机制 其延续了抗御力 合作安全以及对“弱机制”与“第二轨道外交”的关注 成为东盟内部关系与域内外关系的契合点 东盟地区论坛在缓冲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政策对东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效避免了涉及域外大国的安全事务成为东盟的主要议程 同时 其对东盟的集体发声 东盟与域外国家间的协商与一致并照顾域外国家舒适度()的强调均体现了抗御力的当下影响

相对于东盟的政府间合作模式 欧盟区域主义则是一种以成员国让渡或集中部分主权为前提 以“共同体逻辑”为基本方式 以经济对政治 安全“外溢”为主要路径的发展模式 加之美欧同盟关系对欧洲安全与防务的主导作用 安全战略长期以来是欧盟区域主义中发展偏弱的领域 但与此同时 欧盟又发展了具有自我特征的全球角色 即其作为“规范性力量”以软实力输出的方式参与其他地区及全球治理 也正因为此 欧盟长期以来致力于自身规范与制度的输出 韧性正是形成于欧盟全球作用稳定而区域安全战略实践受阻的双重背景下 因此 韧性具有更宽泛的层次内涵 以韧性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仍然延续了欧盟的跨区域与全球角色 只是鉴于当前区域内部及周边严峻且复杂的安全威胁而侧重对欧盟内部的国家以及欧盟自身的韧性建设

第二 韧性与抗御力分别反映了欧盟与东盟在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上的主动调适与被动应对的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源于规范设置行为体的不同 后者又反映了各自不同的规范设置驱动力 就政治 安全领域而言 欧盟是域内行为体驱动的基于超国家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 这一安全共同体在模糊主权国家间界限的同时 也逐渐形成了

参见李峰 郑先武：“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当代亚太》 年第 期第 页

[加] 江忆恩：“亚洲方式的神话？解释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 [德] 赫尔戈 哈夫滕多恩 [美] 罗伯特 基欧汉 [美] 西莱斯特 沃兰德主编：《不完美的联盟：时空维度的安全制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洪邮生：“欧洲国际关系演进的现实逻辑和价值取向刍议”《欧洲研究》 年第 期第 页

对开放的区域边界的认可 即“去边界” 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诉求与推动力来自欧洲国家 即大国与中等强国间的合作 而超国家的一体化决定了欧洲的安全合作是一种“欧洲的合作”而非“欧洲国家间的合作” 因此 韧性的出现 尤其是“韧性链”对国家与社会韧性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欧洲传统的安全规范轨道 这种偏离体现了一体化进程中对国家属性的再强调 也反映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与超国家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 作为主动调整应对当前欧洲困局的举措 韧性对欧洲传统安全规范的偏离 一方面源于欧洲需要强调国家韧性 以求彻底摆脱欧债危机 另一方面源于欧洲需要强调共同体韧性 以应对一体化的离心力 也正因此 韧性的内在紧张使其被认为是一个存在“内在缺陷”的模糊术语()

相对而言 东南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及其规范建构是域内外行为体竞争背景下内生区域主义超越外生区域主义的结果 其中 域外行为体主要是大国与中等强国 而内生区域主义的主要驱动力则是中小国家 具体而言 东盟的诞生面临域外大国推动的竞争性区域倡议与行动的阻碍 在二战结束至东盟成立期间 英国 法国和荷兰等传统“宗主国”纷纷重返东南亚 美国也逐步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东南亚 期间 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形成了三种区域治理方式:一是传统殖民模式的重建 即法国与荷兰企图恢复二战前的殖民模式 二是以军事领域为主的区域合作 如美国推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该组织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 对域内国家软硬兼施 三是以经济领域为主的区域合作 此类区域合作主要由英国推动 其对内生区域主义的竞争性与影响也最大 在东南亚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兴起的情况下 英国选择以区域合作恢复其在东南亚的地位 为此 英国外交部拟定在经济与政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东南亚的区域防务安排() 以实现英国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

) 进而以英联邦为纽带重振英国的帝国地位

在域外国家推动的殖民主义 竞争性的区域军事与经济合作在东南亚兴起的同 时 内生区域主义也在印尼的推动下逐渐兴起 东南亚虽未成为二战的主战场 但亦

[丹] 奥利·维弗:“西非战共同体中的不安全 安全 以及非安全” [以] 伊曼纽尔·阿德勒 [美] 迈克尔·巴涅特主编:《安全共同体》 孙红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荷] 吕克·范米德拉尔:《通向欧洲之路》 任轶 郑方磊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年版 第 页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45-65

Facing Asia: 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

转引自李峰:“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为例” 《南洋问题研究》 年第 期 第 页

在战争中首当其冲:一方面 东南亚因盛产大米 锡 橡胶 石油等成为战时日本重要的战略后勤基地 因此在日本投降后 东南亚各国均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 日本的侵略也激发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 以至于东南亚众多弱小国家中的民族主义者在战后对重返东南亚的欧洲大国均采取敌视态度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在催生内生区域主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中又以印尼的角色最为突出 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哈达内阁()年)确立的“独立与积极的”(

)外交政策成为印尼早期区域合作探索的指导思想 印尼逐渐将实现本国的东南亚区域大国地位与推动东南亚区域合作“双轨并行” 在此基础上 印尼在发起 年万隆会议和成功召开中扮演了关键的“区域领导”角色 这既使印尼在东南亚国家间树立起政治大国形象 也成功将东南亚的区域合作由亚非跨区域合作引导至东南亚合作的轨道 年 月 东南亚国家间小多边区域合作组织“马菲印多”()的建立为印尼探索领导区域合作积累了机制建设的经验 最终 在印尼的领导下 东南亚的中小国家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中走上了政府间区域合作的道路 迄今 东盟仍是中小国家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并在整体上发挥着中等强国的国际角色

第三 韧性与抗御力的差异还源于规范与机制间的关系差异 其中 东盟抗御力规范形成的路径是在行为体的推动下形成共有规范认知 继而建构区域机制 形成区域规范 以区域规范影响区域治理 当前的欧盟韧性则形成于既定区域机制与区域治理框架内 具体而言 抗御力规范推动了东盟的产生 也塑造了区域治理的“东盟方式”() 作为东盟主要的决策方式 “东盟方式”以主权平等 互不干涉内政为前提 以协商与一致为主要途径 以寻求区域整合为主要目标 在具体决策时 “东盟方式”又以照顾各方舒适度为前提 以举手表决进行反复协商直至达成共识为主要过程 其决策结果多采用无法律约束力的“共同宣言” “共同声明” “共同行动计划” 以及一般性的区域间合作协定 体现出典型的“软法律”与“弱机制”特征

: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45-49* :

- 参见李峰:“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为例”第 页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印尼]戴维·福耳图那·安瓦尔:“国内及亚洲区域变化对印尼对外政策的影响”《南洋资料译丛》
年第 期 第 页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 第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东盟方式”雏形的产生要早于其他东盟规范及东盟本身，并受到印尼及其推动的抗御力规范直接影响。沃伊切克·马斯特尼认为，印尼村社文化及其传统的处理争端的方式奠定了“东盟方式”的基础。这种村社文化主要影响了舒适度原则及协商与一致的决策方式的确立。而抗御力对国家及区域安全、对政府间合作并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视促进了“东盟方式”对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前提的确立。在抗御力之外，东盟创始国领导人间的密切交往、创始国间相似的文化、东盟管理规范亦被成员国共同认可。东盟这一机制所带来的互动进程与社会化进程等共同塑造了“东盟方式”。但形成于抗御力规范基础上的东盟安全治理的效果依然有限。其对东南亚内部的主要作用是应对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及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对区域外部作用的主要领域是地区热点事件的“去安全化”。

相较而言，韧性既不产生于欧盟之前，也不形成于欧盟建立之初，而是诞生于欧盟的深度发展期。换言之，韧性的产生与发展需要适应欧盟业已稳固的区域规范与机制，并与现有的欧洲安全治理方式相适应。而且，欧盟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法律实现一体化”的规范特征。其规范的产生需要与各成员国法律体系相碰撞、相适应。因此，欧盟规范的产生及其效用发挥较之于东盟规范具有“硬法律”“强机制”的特征。有学者认为，东盟偏好没有约束力的规范和相对模糊的条文，更倾向于依靠外交协调而不是授权仲裁来解决争端，而欧盟偏向于约束力、明确性和授权性高的法律来实现区域治理。

近年来，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的规范性力量角色受到经济危机的挑战，引发了“市场性力量欧洲”与“规范性力量欧洲”的辩论。强调硬实力的韧性实际上正是“规范”与“市场”间紧张关系的一种体现。此外，长期以来欧洲在安全治理上已形成了机制分工的格局，即欧盟主管非传统安全，尤其是域内非传统安全，而北约主司传统安

ü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 转引自李峰：“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为例”第 页
[美]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第 页
“ ”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宋宝雯、方长平：“‘东盟方式’与东盟对区域合作的主导作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年第 期 第 页
周玉渊：《从东盟到东盟共同体：东盟决策的模式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参见王展鹏：“‘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欧洲研究》 年第 期 第 页

全 尤其是周边与全球安全 这主要源于周边安全威胁始终与欧洲的安全及其安全合作具有互构关系 从苏联威胁到当前的东部与南部安全威胁 周边安全威胁始终是美欧之间进行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同时 这种机制分工也存在交叉与争议 当前 强调军事实力 区域自主与对美战略自主的韧性的主要作用是弥补欧盟在机制层面的安全角色 尤其是缓和周边安全困境 发挥机制修补的作用

综上所述 不同的区域主义道路 不同的行为体构成与驱动力 不同的规范 机制关系塑造了欧盟韧性与东盟抗御力在规范路径上的差异 其中 东盟抗御力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合作型区域规范 在东盟产生前 抗御力理念融合了主权 国家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概念与爪哇村社文化等本土性规范 进而推动了东盟基本规范的逐步确立 在东盟建立后 抗御力又将国家安全 区域组织等外部概念与东南亚内部文化相融合 建构了东南亚安全领域独特的“合作文化”（ ） 此外 抗御力规范的建构路径表明 其“溢出”东南亚须以一种新的区域建构及印尼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必要条件 因此 当前抗御力仍具有内向性 相对而言 韧性则是一种内生的输出型规范 它诞生于当前欧盟规范业已固化的微调期 在区域内部层面 韧性体现了欧盟对一体化的反思 彰显了欧洲对区域与安全价值的重视 在战略层面 对周边安全的重视决定了韧性具有“外溢”至区域以外的特性 而在规范与法律层面 韧性的发展遵循的是欧盟长期致力于捍卫与输出的民主 法制 人权 自由等全球性规范的逻辑

四 结论

上述比较研究表明 首先 “同词异译”的韧性与抗御力在概念层面存在异同 这种异同源于两者在规范与机制层面的直接联系与相互影响 其中 欧盟与东盟对国家实力 区域安全 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的共同重视使得“ ”成为当今全球两大典型区域主义的共有核心概念 但是 这种共有核心概念并不意味着欧盟与东盟在安全战略实施路径上的一致 不同的区域主义语境 不同的行为体与驱动力 不同的规范 机制关系塑造了欧盟与东盟不同的安全战略 也决定了实践韧性/抗御力模式的差异

其次 在概念一致性方面 东盟抗御力与欧盟韧性也反映并代表了当前“

“在全球尤其是欧美日趋普遍化的趋势 除了欧盟“全球战略”产生之前的文本与战略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亦专门论述了“美国的韧性”() 本文认为 韧性概念的普遍化反映了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合作的衰弱趋势 同时也是对该趋势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应对方式 文中韧性与抗御力的比较表明 对全球化 区域主义中的国家以及国家安全的再次强调是应对这种衰弱趋势的主要途径 同时 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间的矛盾关系进一步凸显 韧性概念的内在张力表明两种主义间的紧张将甚于融合 民族国家的角色在“全球战略”乃至当前欧洲区域主义中也将进一步强化 在概念差异性方面 东盟更久远的抗御力实践史可为欧盟韧性的实践提供有益经验 尤其是在国家与区域安全平衡 域内与域外平衡上 综合一致性与差异性 欧盟与东盟的比较研究或者说比较区域研究需要一种更为折中的共识性分析框架 抽取共有核心概念进行比较或能成为这一框架建立的基础 因此在当前区域研究话语多样 观点不一的现状下 比较区域研究可以成为区域研究消弭分歧的一个有效的子领域

最后 比较区域主义既可以指存在直接联系的两种或几种区域主义 也可以是不存在直接联系的区域主义 而比较区域研究更侧重对不同区域在实践层面的实证比较 因而具有直接联系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更能凸显研究价值 但是 以往的研究尤其是欧亚区域比较通常偏重分析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 成功模式以及经验与模式的“外溢”具有一定的“欧洲中心化”色彩 “ ”作为欧盟与东盟的共有核心概念 以及韧性与抗御力的比较分析表明 同词异义的“ ”即是联系欧盟与东盟的直接纽带 并且欧盟发展的路径亦能从东盟获得实践与经验基础

(作者简介:李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莫伟)